

第十一课

以恐惧为基础的世界观

故事：

几天之后,当大卫去拜访李先生时,他兴奋地说:“猜猜看?你肯定猜不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错,我还真猜不出来。”李先生笑着说道:“怎么了?”

“麦赫姆德快要结婚了,他打算向一个姑娘求婚。”

“真有趣。”李先生说:“对于穆斯林婚姻我可是一无所知。”

“那最好了解一点,他们邀请你今晚去他们家做客。”

“是吗,他们将会做什么?”

“我不知道,麦赫姆德的父亲特别地邀请你。”

“那他们邀请你了吗?”

“他没有提到我,只是说在今天下午祷告(注:穆斯林们的祷告)结束后,就请你到他家去。”

“好的,我会安排时间去的。我今晚本应该在医院查房,确保一切正常。我会请阿赫穆德帮忙,他现在越来越有责任心了。”

那天晚上李先生穿上他最好的衣服,乘镇上的公交车,来到了麦

赫姆德的家。当他到的时候，已经有一群人聚集在那里了。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很严肃，并且都是盛装出席。麦赫姆德的父亲带着李先生走了一圈，并把他介绍给一些客人。很多客人都认出了李先生，因为在几周前的欢迎回归晚会上曾经见过面。

“今天晚上我们要给麦赫姆德找个新娘。”有人对李先生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自己家族的代表，而部落的领袖们将会商讨所有的事情。”李先生突然觉得很轻松，至少自己不需要发表任何看法，但同时又为能够参加这样的场合而感到兴奋。在场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几位是来自清真寺的毛拉，还有两位医生、几名律师和一位政治家，其余的就是一些商人或是大家族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李先生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外国人，因为当时大卫不在场。

人们到齐之后，男人们都上了车。李先生坐在一辆德国奔驰牌轿车的后排。那部车非常漂亮，甚至比 he 以往所坐过的车都更为漂亮。每个座位上都挤满了人，他们的车行驶在整个车队的前面。大约 15 分钟后，所有的车都停在了一所公寓楼前，人们都相继下了车。麦赫姆德的父亲和部族中几位长者，带着其他人向公寓走去。李先生注意到人们都从窗户向外观看，想知道到底有什么事发生。

这群人涌进了楼梯间，走在前面的人敲响了一间公寓的门。他们听到里边有人来回走动的声音，显然这家人已经知道他们来了。门开了，一位男士前来欢迎他们，他们一拥而入，这家人则正忙着为他们准备足够的椅子，而且还有人出去从邻居那里借了一些回来。很快所

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咖啡也端上了。男士们坐在一起一边谈话，一边喝甜茶，然后接着喝咖啡。麦赫姆德的父亲对这群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做了介绍，主要提到了他们的身份和工作。李先生被介绍为这个家族的一位朋友，来自中国，在医院工作。

第二杯咖啡端上来之后，人们讨论的话题转移到了政治和世界新闻上。晚上的时间渐渐过去了，却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最后，当第三杯咖啡端上来的时候，男士们就准备离开了。他们站起来，和家主告别，向门口走去。麦赫姆德的父亲在门口握住家主的手说：“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

“你们的来访使我们感到无比荣幸。”家主回答说。

“愿真主祝福你和你的家。”麦赫姆德的父亲说。

“同样他也祝福你的家。”家主回答道。

“另外还有一件事，”麦赫姆德的父亲说：“我们想请求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

家主笑着说：“你的请求是我们家族的荣誉，来，让我们来商量一下吧。”

所有的人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家主问：“哪位是麦赫姆德？”当他认出麦赫姆德的时候，仔细地打量了这个小伙一番。

“你毕业了吗？”

“他念完了高中，又读了一年的大学。”麦赫姆德的父亲自豪地说。

“你们准备好房子了吗？”

“我们准备了一所漂亮的公寓。有卧室、客厅和厨房。一切都装修布置好了。”所有的人都点头认同。

“那工作方面呢，麦赫姆德有没有工作？”

“有，他和一个叫阿卜杜拉的工程师一起工作。明年麦赫姆德一边继续他的学业，一边与阿卜杜拉工作。”

“我想让我的女儿自己决定要不要嫁给这位男士。”家主继续说道。接着，他朝着站在门口的一个年轻人点头示意了一下。几分钟后，一个神情紧张，面色苍白的姑娘走进了这个房间。她极其美丽动人，衣冠楚楚，目光单单看着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指着麦赫姆德说：“这位年轻人向你求婚，你准备好嫁人了吗？”

她的目光从地板转向麦赫姆德，然后看着他的眼睛。很明显他们早已认识了。她羞涩地笑了笑，把目光转向地板，然后又单单看着她的父亲说：“是的，我准备好嫁人了。”

“准备好嫁给这位男子吗？”

“我听您的。”

“你可以出去了。”他示意让女儿离开。

“那聘礼怎么定呢？”麦赫姆德的父亲问。

“你觉得呢？”

“我们家族说要 4000 美元，加上衣服和给新娘的金子。”这时候在场的男士们都很惊讶地看着对方并小声的说着：“4000 美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家主继续说道：“你们是豪门贵族，家族中有很多地位显赫的人物。我相信 4000 美元对于一个像您这样的家族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有几个人在小声嘀咕着：如果每一个新娘都要 4000 美元，那么这个家很快就要破产了。

几经磋商之后，部族的领袖们决定出 2000 美元的聘礼、一个新衣柜和五百克黄金。而最后一项令李先生感到非常吃惊，因为黄金非常昂贵。最后，每个人都彼此握手，准备起身离开。

“在你们走之前，我们必须喝咖啡表示我们已经达成协议。”女方父亲断然说道。

于是他们以小杯咖啡进行传递，每个人喝 1/3 杯，然后把杯子递给家主，加满咖啡后再递给其他的人。

等到婚礼举行，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李先生曾去麦赫姆德家拜访过几次，并且还出席了订婚宴会。那是一个很隆重的庆祝仪式，因为女方不是来自他们的直系部族，不过有亲缘关系。因此，这次婚姻的联结标志着两个部族之间更加稳固的关系。

婚礼那天，麦赫姆德的父亲邀请李先生来参与他们的准备工作。

于是一大早他就到了，当时有几位男子正准备宰羊。那些羊是被放在一个人的汽车后座上带过来的，接着他们把羊送到了房顶上。然后，这四位男子边喝茶边吃面包，商量接下来该做什么。随后，李先生随着他们上到房顶把羊牵到下面街旁准备宰杀。一位男子拿出一把刀来，环视了一下，看看应该面对哪个方向。一旦他们确定了麦加的方向，就让每只羊都面对那个方向，一边嘴里念叨着“奉慈悲怜悯的安拉之名”，一边便割开了一只只羊的喉咙。

第二位男子就在已死的羊身上割了一个小口，然后顺着这个小口往里面吹气，于是整只羊开始渐渐膨胀起来，变得越来越大，看到这一切李先生非常惊奇。后来，这个人停下来，走向另一只羊开始做同样的事情。李先生突然才意识到，原来吹气能使羊皮与羊肉分离。这时他们把羊皮剥下来挂起来晾着，然后开始把羊剖开，取出内脏，紧接着神情紧张地往四围环视了一下，立即把那些东西装进一个塑料袋里。在他们把所有的内脏都装进塑料袋子之后，就急忙上了车。李先生也跟着其中两位男子上车，并迅速离开了，另外一位男子则留在那里继续收拾那些羊肉。

他们出城之后，沿着一条小路向沙漠驶去，李先生想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最后，他们离开那条小路，沿着一条土路驶去。“这儿有个好地方。”其中的一位男子建议。“离公路太近了，”另一位男子回答说。于是他们又继续往前行驶了十分钟。“小河堤那边怎么样？”他们中间的一位问道。随后，他们把车停了下来，从后备箱里拿出一把

铁锹，挖了一个浅坑，把那个大塑料袋丢进去，然后用土掩盖起来。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袋子直接扔到镇上的垃圾箱里呢？”李先生问，“你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远把它扔在这里呢？”

那两位男子相互瞥了一眼，其中一位回答说：“哦，是因为女人。”

李先生把目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期待听到更多的解释。“女人们会用这些东西。”另外一个人解释说：“她们用羊的内脏制成符咒或是药物来害人。”

李先生茫然的问：“药物难道不好吗？”

“在这种情况下不好，他们会诅咒你，或者让你生病。如果她们得到动物的内脏，就能做出很多事情。所以我们会在没有任何女人能找得到的地方，尽快将它们处理掉。”

在回来的路上，李先生坐在车子的后排座位上。他想弄明白刚才所发生的事，便问道：“如果一个女人施了咒语，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护你们？”

“这个，”其中一个人一边说着，一边从汽车仪表板上拿出了一本袖珍版可兰经。“把这个装进口袋里，它会保佑你的。”

“还有，”另外一个人补充说：“在车上放一本，会保佑我们不发生意外事故。”

李先生有些诧异，过去他曾看到可兰经四处乱放，但是从来没有

意识到人们拿它当作护身符。

“还有其它的东西可以保护你们吗？”他问。

“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保护你，但是你必须找到那些有能力的人施法。看到那边的那辆车了吗？”

李先生点了点头。

“有没有看见，在那辆车的下面，挂着一只小孩儿的鞋子？”

李先生曾见过几次，但是他不确定其中的用意。

“一个有能力的人会让这只鞋子也变得有能力，因此，这只有能力的鞋子就会保护司机不撞到小孩子。”

“真的吗？”

“是的，这也正是使用手这个标致的原因，而且在手的中间还画一只眼睛。”

“我曾经见过，那是什么意思？”

“它可以保护你远离邪恶的眼睛。”

“邪恶的眼睛？什么意思？”

“如果某人以嫉妒的眼光看着你，咒诅就临到你身上，或者如果你有好东西的话，可能会招来邪灵的嫉妒。”

“这就是我们喜欢绿色的原因”另外一个人解释说：“它可以帮助你远离邪恶的眼睛。”

这些人如此的迷信令李先生感到很意外，直到今天他才意识到这些。“刚才你们提及到的邪灵，它们会伤害你们吗？”

“当然了，它们可以对你做很多事情，当你在散步的时候，他们能把你绊倒或者把你摔倒在地。”

“还有，”另外一个人插话了，“在深夜，它们会附在你的身上，几乎使你窒息。”

第一个人又补充说：“有时会让你感到特别紧张。”

“你见过这种现象吗？”

“见过，我的妹妹曾被鬼魔攻击过。”

“是吗？”李先生说：“是怎么发生的？”

“她往外面倒水了。”

李先生非常不解。“那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她往外面倒水了。”

“往外面倒水怎么了？我不明白。”

第一个人看起来很不耐烦的说：“在水未接触地面之前你必须说‘奉安拉的名’，否则鬼魔就会从地面上窜出来攻击你，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李先生回答说。

“在中国鬼魔不攻击你们吗？那个人问：“当你小便在地上时，

你会说什么？你如何躲避鬼魔的攻击？”

“我们那里没有这种现象。”

两位男士迷惑不解的对视了一下。“可能你的国家不是沙漠之国，也许只有沙漠的邪灵才会这么做吧。”

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婚礼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人们支起了一个很大的帐篷，一辆卡车的塑料椅子也被安放在了帐篷的周围。之后男士们都进到帐篷里面换上了盛装。这时，来自本部族的一大群男士聚在一起，陆续上了汽车和小型载货卡车，由麦赫姆德和他关系最近的堂兄们带路，向女方家驶去。当他们快到女方家时，就聚在一起，一同向女方家的房子走去，那些男士们突然放声唱起歌来，真是个喜庆的场面。他们来迎娶新娘，把她带回他们的家。如今，她将成为他们部族中的一员，并且她的孩子也将成为他们部族的孩子。

教训（A）：

在现今这个世界，很多人的生活都是以他们跟灵界的相交为中心的。他们相信宇宙间存在着众多神灵，而且他们必须跟这些看不见的权势和平共处，为做到这一点儿，他们要么安静地生活，要么竭力平息这些权势。

上世纪大量的宣教事工被投入到那些以恐惧为基础之世界观强烈的区域，旨在赢得其间所居住的人群。过去，宣教士们进入到非洲，南美洲和其它一些孤立偏僻的地带，所面对族群的世界观，就具有很

强的恐惧成分。虽然这些人们的信仰因地而异，因文化而不同，但潜在的原则却是相同的。

基于他们的世界观，这些人认为宇宙间充满了诸神、恶魔、精灵、幽灵和祖先。人们需要与这些权势和平相处，因此他们一直活在恐惧当中，唯恐破坏这份和平，招致一些权势的忿怒攻击。

这种惧怕可能来源于很多不同的事物，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惧怕其他人。在丛林地带，部落之间的战争是常见的，被掳的人将成为奴隶，甚至有时会成为食人者的一顿美餐。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部落之外的人来到他们中间，部落的人就会怀着猜疑和惧怕去接近他们。然而，在今天我们认为比较先进的社会群体中也存在同样的现象。他们的恐惧可能源于一位独裁者、统治阶层人士或是政府。

另外一个因素是人们对超自然事物的恐惧。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们身边所有事情的发生似乎都是超自然世界与我们的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庄稼收成不好，可能就是由某位神灵、恶魔或是其它的权势所造成的；如果生了疾病，那就与其他的神灵、恶魔或其他权势有关；若某个部落在战争中失败了，人们就会认为那是神灵或是恶魔的作为。疾病通常被视为神灵所施的报应，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甚至浪漫的爱情在内，不知何故，都被认为是神灵、恶魔或是其他权势的作为。

西方人的世界观建基在有罪和无罪之上，根本没有给什么超自然

事物留下空间。大部分世俗的西方人士认为，自然界有其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每一件事情都是可预知的、合乎科学和逻辑的，因此，他们不相信有神迹的存在。如果有一些似乎神迹的事情发生，他们会设想那是由一些我们不明白的因素所造成的。

有些西方基督徒把这种观点带进了基督信仰，并尝试根据永恒不变的定律来解释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因此，他们很难理解那些生活在开放宇宙，不被任何通俗定律所控制的人。但是，很多生活在以恐惧为基础的文化中的人，对自然和超自然的事物之间没有清楚的区分。西方人士是从科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的，但是泛灵论者却是以影响他们生活的不同权势为出发点去考虑的。

泛灵论者所面对的挣扎仅仅是对能力的需要。他们透过巫术、魔咒或其他方法，为要获得控制他人以及驾驭宇宙间具有控制力权势的能力，这些人的生活是惧怕与权势对抗的范例。每件事情的表达都离不开这些术语，就连道德问题的表述和实施也要从权势的角度出发。

19 世纪末，泰勒博士尝试去了解欧洲人与那些居住在非洲和南美洲的人们之间，在思维方式上所存在的差异。在他的作品中，他以拉丁语中“魂”(anima)一词杜撰出一个新词汇“泛灵论”(animism)。他发现泛灵论的世界观，是用唯灵论哲学而非唯物论哲学来诠释事物的。与泰勒同时代的许多社会学家，都亲眼目睹人类从以超自然事物为基础的古老世界观过渡到了以科学和事实为依据的现代世界观中。因此，他们认为西方人的有罪与无罪的世界观要比泛灵论的惧怕与权

力的世界观更为“进步”。

虽然许多西方人都这样认为，但是圣经上却阐明了一神论或是独一无二神的信仰才是最初的信仰。（罗马书 1：18/23，创世记 3/6 章）

要想胜过恐惧，就得胜过那些带来恐惧的事物，因此大部分生活在强烈的恐惧与权力之世界观里的人，正在奋力寻找方法，为要战胜那些带来恐惧的事物。

这种权势可以从以下很多方面来理解：物质、政治、经济、社会及宗教等方面。世俗主义的西方世界观易于认为所有的权势都源于物质世界。相反的是，泛灵论的世界观却认为这些权势主要是源于这个可见的世界之外，并不仅仅是物质世界的某种实体。

这样，那些生活在恐惧与权势为基础之文化中的人们，经常会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与那些看不见权势共存，并受其影响的物质世界里。这些权势可能会存在于人或是动物身上，甚至也会出现在那些毫无生气的树木或小山上。在一些文化中，人们会用描述活物的人性术语来理解权势。人们通常认为这些权势拥有各自特殊的特征、感觉，具有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能力，而且甚至经常有其自己的意志。就像人类一样，这些权势会被激怒，会被抚慰，在面对需要时也会发出请求。

在以恐惧为基础的文化中，权势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太平洋岛屿通常被称为“mana（人事物所表现的超自然力量）”，而北美洲的

易洛魁人称之为“orenda”，特别指的是源于圣歌的神秘权势。因纽特人（旧称爱斯基摩人）有“sila”这个概念，意思是指对所有事物监视和掌控的一种权势。中国人有“风水”的观念，或称之为存在于陆地和海里的能力。伊斯兰教有一民间术语是“Baraka(祝福)”，有时这个词也包含以上的一些观念。

在大多数以恐惧与权势为基础的世界观中，人们面对一种权势的主要方法是指一些保护那些不留意的人免受伤害的规则，并建立一些平息那些被冒犯权势的方案。这些规则和方案一般都被认为是禁忌，这些禁忌会涉及到以下这些人事物，如：一些特殊的人、被禁止的或是不洁净的食物、圣物、特别的行动或仪式，以及特别的名字。平息那些看不见权势的方法通常都是透过向他们献祭或奉献而进行的。

为了对付这些权势，人们制定了一些仪式，相信这些仪式会给他们周围的权势带来影响。这些仪式会在特定的日期和人生的特别时期举行，例如：出生时、青春期、婚礼、丧礼或是危急时刻。

为了平息宇宙间的这些权势，人们设定了一些平息方式。这些方式因地制宜，有些文化群体烧香，有些文化全体则会献一只鸡，甚至献上他们的小孩为祭物。不论做什么，这种基于恐惧形成的平息方式是他们世界观中的典型。

这种平息方式不管在哪里出现，宗教人士总会前来指导。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士被称为司祭。在其他情况下，他们被称为巫医，或

是萨满教道士。不管他们的头衔有什么不同，他们担任的角色却是一样的，都是拥有权势的人。通常人们会认为唯有他们才通晓诸神或鬼魔的需要，而且诸神和鬼魔也是通过他们与人交流的。

每种以恐惧为基础之世界观的模式，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那些巫医、司祭或是道士都是利用恐惧来控制人的。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很有影响力，结果整个文化和民族群体都被他们的铁腕紧紧地控制着。

当宣教士们进入这样的文化区域时，通常会感到自己卷入了一场权势之战。道士、司祭和巫医拥有极大的力量，这是一种由邪恶世界做后盾的真实力量。撒旦和他的差役已经决意，要把这种以恐惧为基础的文化群体，掌控在他们手中。因此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当宣教士们面对这种以恐惧为基础的世界观时，属灵争战就会出现。

过去，很多宣教士都曾避开与这种权势的对峙，选择宣讲一些以罪咎为主题的福音信息。许多拥有这种世界观的人们，对罪咎是有一些理解，而且对福音也做出了回应。但往往这种回应也包括更富裕的生活方式、更好的教育或是更好的健康护理对他们的吸引。在许多非洲国家的世界观中，以罪咎为基础之世界观的成分含量很少，因此基督信仰也只能对那些跟随基督之人的生命产生非常有限的影响，一位宣教士曾这样描述说：“虽然基督信仰遍布各处，但却只有毫厘之深。”在这种典型情况下，人们仅仅对福音的一方面做出回应，在以上提及的情形中，人们只是对福音所提到的罪咎之面做出了回应。

现今，很多宣教士正在学习一种传福音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帮助生活在以恐惧为基础之世界观里的人群明白福音。宣教士们跟他们分享圣经的故事，并带领众人得出如下结论：透过基督所能得到的权柄要比一切黑暗的权势更大。宣教士们还分享神的话语，彰显神的能力，并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向众人作见证。当他们放胆传福音，勇敢面对仇敌的权势时，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们便开始从黑暗走向光明。

因此，现今非洲、南美洲和东亚的很多人都从以恐惧为基础的世界观中走出来，归向了基督。但是，许多非洲人的世界观中仍掺杂着强烈地荣誉和羞耻感，所以福音仍然无法涉及到他们生命的每个层面。

以恐惧为基础的文化并非仅限于世界上那些信奉泛灵论的区域。一些西方人承认，虽然他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成长，但是当他们归向基督时，更多是基于恐惧与权势的模式，而不仅仅是有罪与无罪的典范。在现今的世界中，许多小孩都是在恐惧的环境里长大的，醉酒的父亲或是有暴力倾向的父母，都会导致他们处在极大的恐惧之中。一位男子说，当他还是孩童时，每天晚上上床睡觉就为自己的性命担惊受怕，因为他的父亲使用暴力和惧怕控制了整个家庭，经常醉酒，回到家就打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结果，这个人发现罪咎和无罪的信息对他的影响并不大，真正的影响他的是基督为除掉我们的恐惧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如此说来，基督徒们认识到他们也可以接触那些曾经被虐待过的人，甚至是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典型恐惧与权势模式下

的人们。

从伊甸园里开始，我们就看到罪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比罪咎带来的更多，另外，罪也带来了恐惧。对当今时代的人来说，这种恐惧非常真实。甚至一些世界观几乎完全是以恐惧为基础的，另外许多其他的世界观也是由恐惧与其它的成分如罪咎和羞辱混合起来构成的。以恐惧为基础之世界观中的有些因素，甚至也存在于今日的西方世界，其间的人们生活在恐惧的氛围之中。这些现象可能来自于有暴力倾向的父母，也可能是心理咨询或涉入神秘事物的结果。许多西方人会因为打破镜子或是看到一只黑猫从他们跟前窜过而感到不安，对有些人来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有些人却视之为笑谈；虽然对一些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但对于很多人的世界观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有些人很害怕恐怖分子或是当地罪犯，他们会用双簧锁把自己锁在家中，并且把枪或是球棒放在手边。虽然对他们来讲，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向生活在以恐惧为基础之世界观里的人们，分享透过基督而有的爱和恩典，使他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这些事情。

接下来的故事将会举例说明在一些环境中你可能会面对的事物：

当宣教士们走近一个村庄时，他们能听到击鼓的声音。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化了戏妆的一群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正在跳舞。这时一位男士向宣教士们走过来，告诉他们不能再靠近了，因为村民们正在为发展经济和引进更多的贸易而举行神圣的典礼。于是宣教士们被

护送离开那地，没有得到分享福音信息的机会。随后，宣教士们听说那天当地人把人当作祭物献给了他们的神灵。

还有一次，当宣教士们到达一个村庄时，正好遇到即将开始的求雨仪式，受邀前去观看。一头黑牛被牵到村边，面向会有雨来的方向。那头牛的喉咙被割开后，随即倒在左边，众人齐声欢呼，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情形就象征着祭物已被收纳。随后，人们把肉切开，并拿走去煮。还在煮肉的时候，一位老人开始大声向神灵求雨，紧接着其余的人也都齐来求雨。人们吃过肉后，大声地喊叫开始转变成跳舞。整个下午所有的村民都在跳舞，一直跳到下雨。后来，雨下得很大，以致人们不得不找地方避雨。难道这种祭祀仪式真能带来降雨吗？对当地人来说，很明显答案是肯定的。但宣教士们却还没有找出其他可以说服他们的方法。

另外有一次，一个小男孩正步行穿过村庄时，突然摔倒在地，他挣扎着要站起来，但是有一种力量压着他，不让他起来。当人们看见他扑倒在地时，就赶紧跑过去，还有人跑到清真寺去请伊斯兰教的毛拉。一位宣教士刚好路过此地，他想要帮助他，但是人们说已经有人去请毛拉了，并且已经付了钱。当毛拉到了之后，就开始找可兰经上的经节诵读，最后，差不多一小时的诵经后，鬼就离开了，那个男孩重新获得了自由。在场的人们都很钦佩毛拉所拥有的能力。

思考问题及小组讨论：

1. 大多数以恐惧为基础的世界观所面对的都是有关神灵、恶魔、幽灵和先祖的事情。请列举出以恐惧为基础的世界观，影响你周围社区的一些方面。
2. 以恐惧为基础之世界观的另一方面，是否是惧怕他人呢？在你的文化背景中，有哪些类似的现象？
3. 以恐惧为基础的世界观经常会向宿命论和狂热盲信妥协。如果有些事情不成功，那肯定是灵界或是命运在与你作对。在你的个人文化或是你的目标文化里有没有这种现象？
4. 人们怎么做才能得到能力，胜过那些给他们生活带来恐惧的事情呢？对此耶稣基督有没有给出解决方法，或者说他有没有成就这一点儿呢？
5. “敬畏神”中的畏惧和“以恐惧为基础的世界观”中的畏惧有什么不同？
6. 讨论一下你会如何面对那些被邪灵所烦扰的人，比方说就像以上所提到的那个被摔倒在地的男孩。对于毛拉所拥有的那种力量，你如何解释？想一想谁更有能力，是毛拉呢还是那鬼魔？
7. 你将会如何面对那些明显被鬼附的人？你每个行动的依据是什么？